

春秋大事表摘要

□ 12

3033

4

門 12
號 3038
卷 4

春秋大事表摘要卷之四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章陵 邱東陽 校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沼吳余以爲不然吳之亡以
驕淫黷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吳亦
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修其政越雖切齒
思報亦且懼伏而不敢動動卽滅國矣雖百越能爲吳患哉且吳
之會晉黃池聞有越師追遽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
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勾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
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

越猶越之國數勾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
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
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
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一入吳而秦伯之後遂以不祀
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
而子西爲王輿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爲王以與吳其大
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虫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
而夫概尙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
復然而吳自闔閭以來世疎忌骨肉王僚之弑掩餘燭庸逃竄無
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爲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
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推之如拉朽豈不哀哉

爲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鑒戒焉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嗚呼夫子稱到于今則知此言非特予管仲并
予晉文愚嘗觀于齊魯之故而歎春秋之天下不可一日無晉晉
伯息而齊魯俱受其敝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不能創而
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于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賴者唯齊齊
桓旣沒魯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末凡八九世獨
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故二公之世齊魯爭鬪
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如獬犬之狂噬而悼
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君惡于諸侯故其時魯一有齊難

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十年迨晉稍有閒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如切膚之錮疾不時閒作所藉以爲扁鵲者唯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愬故晉文之未興也僖公至以楚伐齊晉伯之旣去也哀公至以吳伐齊夫至以吳楚伐齊天下幾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袵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誦正之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略晉文之功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狼貪鼠竊晝伏夜行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晉伯衰而齊弱魯魯亦能乞師以弱齊齊魯交相敝而吳楚得橫行于天下夫子立定哀之世親見昭公娶于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弑君以說矣至吳晉爭長黃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吳且分其半夫子蓋

心傷之而要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管仲者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夫子之所爲到於今也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爲禍烈也魯與邾莒僻處一隅非有關於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向滅鄆邾滅須句滅郕而其後皆爲魯所吞併最後以邾子益來幾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間仗桓文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而斯民之塗炭亦甚矣蓋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偏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陵邾

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洮向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鄆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請屬鄆而莒即滅鄆而爭鄆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興霸羣侯方屏息聽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於法度罔敢陵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年之閒莒四伐我而邾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爲脩平以講好蓋邾莒倚齊以軋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事無暇理邾莒蓋倚人立國疆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

鄆取鄆不已旋而取鄆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勝數故欲復周初方伯連帥興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寓內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爲生民害者馳一尺符則虐燄頓息孰與夫興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哉春秋列國之事可前鑒矣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虢檜之地地既偏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鬪爭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

而知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服其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以善用兵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指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讎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衛惠鄭厲宋莊俱負篡弑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文襄起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閒一用兵不過帥敝賦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已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嗣伯其事

乃與桓文少異晉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屢盟屢叛故惡于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又一變也蕭魚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熈恬至向戌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鬪而苦于供億兩國息于兵戎者六十八年而陳蔡卒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乃率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妄意爭伯與鄭以隙地啟釁驟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歿得不償失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夷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于齊桓之北杏訖于晉昭之平丘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悉書獨于兩

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踞中原關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旣命殷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况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戍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

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豐而防報復或背盟大國而慮見討又况末季權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囿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囿蛇淵囿此真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綜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

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卽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蓋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逮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貳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城汝濱地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揚

拒泉皋皆戎邑王子帶曾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浸微後泉戎地人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別種在汝州西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之強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侵鄭伐齊已而又病燕齊桓公因北伐山戎襄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別種也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屢與隱公會盟隱九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所謂戎州已氏之

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還過楚丘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廐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眞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鮮虞最強與晉數鬪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

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縣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壤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強莫熾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于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介曰根牟後萊介并于齊根牟滅于魯不復見經惟淮夷當齊桓之世嘗病鄆病杞後復與楚靈王連兵伐吳然皆竄伏海濱于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爲夸盧戎爲戎羣蠻當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後服屬于楚

鄢陵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所滅率微甚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于狄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于王畿若儕于敵國而范文子謂狄爲三疆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按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廐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

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强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卻缺

獲白狄于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卻成子之求成于狄也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

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膺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膺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一蓋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郕犁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間乃吾觀宣昭之聞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皋鼓子鳶鞮者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

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驚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彝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强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夷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畱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畱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

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名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子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秋當日

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范爲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攷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攷之武子之封范蓋自宣十二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按宣十二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畱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千室士伯諫不殺荀林父猶予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畱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

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甚遠伐邢而邢遷夷儀攘邢之故地入衛而衛遷楚丘處殷之故墟其後屢侵齊魯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按蒲屈爲今平陽府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爲衛衛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猶隔絕文公伐曹必假道于衛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范地旣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間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強橫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卻缺士會專致力于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畱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衛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後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衛

三國爲鄰境鞏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北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廩丘入晉廩丘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事故備誌之使後有攷焉

隨在今山西介休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卽此隨也土會旣受范隨仍歸于晉按吳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更封州來稱延州來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范氏惟稱范故知更不食隨也

春秋天文表敘

余讀春秋至日食與失閏輒歎周之歷法不傳其故殆莫可攷而知也攷今歷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而左傳于莊二十五年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云非常也杜預註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襄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蝨云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爲應置閏而失不置于襄少再閏于哀少一閏雖書十二月實十一月卽夏之九月也何閏法之錯謬至于如此日月行度據後世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亦有不正相值或食于夜則日食不見但無頻月食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以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與春秋相同術士無從攷知元郭守敬之言曰三代

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而是非始定經一千一百八十二年歷凡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足徵天之運行無常雖聖人創造歷法經數百年輒廢不可用竊意易稱治歷明時當湯武革命之初應天順人改定正朔其損益歷法必更大備而自堯命羲和舜齊七政而後六經之文無可攷見識者惜之然則守敬所云歷無定法者特其法不傳于後非果三代聖人不爲更造也自武王革殷至春秋時又已數百年周衰失政世無明天子莫能修正歷法莊襄定哀之間閏餘失次日月交會其行度往往與後世錯固其理也漢初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始造太初歷自後日益精密自此以前至春秋經戰國之衰亂秦漢皆以力征日不遑給莫能以欽若昊天爲事則高帝文帝時之連遭頻食秦置閏多在歲後莫能隨月置閏恆書後九月與春秋之季略相彷彿其亦以此歟故論著之以俟後之精通歷法者攷焉

書萬充宗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問云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答曰沈存中云衛朴精于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公二十一

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茷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至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按此問答推究春秋日食最精細但黎洲云西歷以越六月即能再食者即高氏閏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也高係宋時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看後來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

正厯法未講致有此誤至武帝太初定厯以後則斷無此矣連月頻書者此非魯史官怠慢之過乃太拘守之過也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更南北朝五代之濁亂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文恭儉之朝而再見無是理也

望溪方氏曰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眾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書于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于策矣

按望溪之說大旨略同但以爲前月虛而後月實余前亦持此論後于梨洲集中見答萬充宗語遂改從今說梨洲精于天文意必有實據姑識此以俟後之君子

春秋五行表敘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春秋左傳卷四
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在
天者吾何知焉嗚呼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故詳書災異而
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修省無日敢卽怠荒之意
垂教可謂至矣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螣蜚鸛鵒之
類多見于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
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斯歸之
失閏此當日黨于季氏抹殺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復託于大
聖人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
春秋三傳異同表敘

孔子作春秋爲傳說者五家今惟存公穀左氏攷前漢書儒林傳
公羊學最先立自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孫弘皆爲公羊學故武帝

尊用之至宣帝以衛太子好穀梁迺詔子太傳蕭望之等大議

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諸儒多從穀梁定穀梁之學大盛而公

羊浸微左氏最晚出特以劉歆好之至平時王莽顯政乃得立

是時爲左氏之學者微甚于二家靡得而也然今世之學春秋

者微左氏則無以見其事之本末蓋正明爲魯太史親見魯之載

籍如鄭書晉志夫子未嘗筆削之春秋莫不畢覽故其事首尾通

貫學者得因是以致其是非若公穀則生稍後又未仕列于朝無

從見國史其事出于間巷所傳說故多脫漏甚或鄙倍失真如穀

梁以莒人滅鄆爲立異姓公羊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爲脅于齊

媵女之先至不知其何所攷據攷其事之前後又別無因由學者

無以見其事之必然也然特好爲異論其說多新奇可喜故漢世

遵用之漢時凡國家有大事詔諸儒各以經誼對武帝伐匈奴而謂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雋不疑此縛僞太子而以蒯瞶得罪靈公輒宜拒而不納皆悖義傷教之大者至子以母貴之說遂爲古今妾母爲夫人者之藉口經術之誤流于政事所擊豈渺小哉左氏言多近理惟以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爲君氏似不若公羊譏世卿之爲得其正學者取以折衷焉可也左氏註舊有服杜公羊註有何嚴註穀梁者且十家今行于世者惟杜氏何氏范氏杜最精密何休往往因公羊之說而增加其亂惟范甯註穀梁多所規正今擇三傳之各異及註之不明者並表而出之其有三傳俱不可通而後儒以意臆斷者亦附列其間啖趙陸氏之辨疑劉氏微之權衡李氏廉之會通及國朝彙纂用以平三傳同異四家之說猶有未愜則間附鄙見極知僭踰然學者得藉是以求聖人之意不至汗漫而無所適從于是經亦不爲無補

春秋絕筆獲麟論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於獲麟說者謂夫子感麟而作又以爲春秋文成致麟何休之說尤誕妄杜氏旣紕之文定乃承其意謂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此諸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無論不經而聖人毋乃涉于自誇大至宋鄭氏樵則以爲終於獲麟聖人初無意歐陽氏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如此則春秋宜終于哀之十四年或十三年冬不宜以首春一事遽爾絕筆則又似非無意朱子謂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意謂感其

不祥而遂絕筆則亦非無所寓意然愚嘗反覆通經而知諸儒之說非矣卽朱子亦未爲得蓋春秋之經因是年請討陳恆之不行而絕筆也夫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生人之道絕矣故不得已而作春秋汲汲乎別嫌明微正名定分其用於魯也則墮三都以張公室逮其歸老季氏伐顓臾則沮旅泰山則沮口誅筆伐猶望人心懾于大義而不敢肆至十四年之四月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行弑孔子是時年七十一沐浴請討而魯之君臣哆然不應則是人心死而天理絕天下無復知篡弑之爲非者于是喟然太息曰已矣無爲復望矣遂輟簡廢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焉是則春秋之絕筆者爲大義之不復伸也豈區區爲一物之微而漫託于不可知之氣數哉

夫春秋責人事而不言災祥就使麟獲果不祥猶當勤人事爲補救若以麟出非其時明已當退隱則是春秋撥亂世反之正之書而以一己之遇合終私而不公尤非聖人之志曰春秋之弑君多矣何獨于陳恆爲兢兢曰諸國皆遠于魯而孔子是時猶望大行其道于天下起而正之卽哀十年弑齊僖陽生而以卒赴猶懼人之見討至此顯然行弑魯與齊爲唇齒且甥舅之邦聖人于此蓋日懼三桓之爲陳氏也故其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曰弑父與君亦不從至請討不行顯然勢合而成其絕筆也目不忍見口不忍言故斷其簡于春秋而著其事于魯論曰後世有能伸討賊之義者是卽吾春秋之志也此則聖人未竟之心史也夫

余作此論當乾隆之辛酉在鄧年丈悔廬學使署中時校士溫

台山行篋中無書越明年掌教淮陰書院從李明府假得春秋經解獲觀宋家則堂先生春秋詳說內一條云春秋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陳恆弑君孔子沐浴請討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蓋魯大亂君以弑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亦三世春秋所以終閱至此不覺大快知人心之同然雖相距五百載如面質一堂自此紛紛以獲麟起義者可息矣因附識于此以明余之非臆說

春秋入國滅國論

案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此徵之秦人入滑楚入陳吳入郢魯入邾之事則信爲得之矣然春秋之例合於此者則不可通于彼愚嘗合前後反覆觀之而知其非然也隱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

入極此爲書入之始考極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近魯之棠地而終春秋世極不見于經則極爲魯滅明矣莒人入向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已爲莒邑而隱二年向爲莒滅明矣且卽公羊創此例而于無駭不氏則又曰疾始滅穀梁又云以滅同姓貶則卽一傳之中而前後自相矛盾如此而謂入非滅乎且秦人入滑而秦不能有後入于晉衛侯燬滅邢而衛亦不能有後亦入于晉同一得而不居也而于秦則曰入于衛則曰滅而謂滅與入有異乎無異乎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言而反之鄉取一人焉曰夏州以是爲得而不居信矣楚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封之亦未嘗遂有陳蔡之國而書曰滅陳滅蔡者何故然猶曰楚靈志在滅國終其世陳蔡爲楚屬邑聖人第據楚靈之事書之爾至如哀八

年宋景公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入于宋爲邑後向魋入于曹以叛此其爲滅斷斷無疑而反書曰入曹則入與滅之無分輕重顯然易明矣乃公羊創此例於隱二年春秋之始而復回護其說于哀八年春秋之終于宋入曹則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蓋謂魯力能救而不之救以致見滅爲魯諱然此時魯方自救不暇春秋豈宜厚責其救同姓之滅且欲爲魯諱而反縱釋宋公滅國之大惡于法尤倒置蘇子由氏又謂曹伯陽無道自取滅亡與晉人執虞公不言滅同例則春秋何責曹太刻待宋太寬或又謂曹亡于春秋之終夫子嘗以興滅國繼絕世爲言故于此不忍書滅尤爲穿鑿總之皆誤于公羊之一言欲牽合其說輾轉入于支離而不自知也然則春秋之或書滅或書入或書遷者謂何曰此

各就其實事書之爾無他義也固守力屈而就斃則書滅空虛無

備而直入則書入空其地易其民毀其宗廟則書遷均爲貶絕之

甚辭而要非輕重之所在知此而于春秋之全旨無不合矣

書萬季埜黃梨洲春秋附廟問答後

問云鄭註謂既耐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

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先生以爲何如

答云諸儒總緣錯解左傳之文而誤也左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在廟故有耐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蒸嘗禘于廟者爲新

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若爲祖廟則四時

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耐者既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卽作新

主以昭穆之班耐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此時之祭只皇祖

與新主兩位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祫于是改檐易塗羣主合食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案黎洲此條亦爲有見其言卒哭而祔三年喪畢而遷正合朱子所謂祔與遷自是兩事之說且無礙于喪事卽遠之義可謂圓通矣但其解特祀于主爲特祀于祖廟中以翻鄭氏返主于寢之案究不能無疑何則古禮吉凶不相干故凶服不入廟門小祥大祥禫祭俱未卽吉而可于廟中行受服釋服之禮乎疑一也特祀新死者于皇祖之廟并不及皇祖于皇祖不無漠然

疑二也四時吉祭皇祖之廟亦與新死者之主在廟中而祭不及又不無漠然疑三也總之練與卒哭是殷周之祔之異制見於檀弓可考三年喪畢而遷當是殷周之禮所同至祔以後遷以前返主與不返主則姑存鄭氏之說爲疑案不必更曲爲之說矣

春秋闕文表敘

儒者釋經爲後王典制所自起國家善敗恆必由之可不慎哉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迹其流弊種毒滋深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于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而漢

祚以移由不知闕文故也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于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

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方爲處女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蹈拊驂移日之譏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賄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賄王已稱天矣豈于前獨罪宰咺而于天王無貶于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于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宣亦篡弑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

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于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後者復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愚故不揆樸昧瀏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

臯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凡百有餘條俾學者于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于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案孔子穎達曰春秋闕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係修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而聖人因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書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關於勸懲而重書之以惑誤來世故知皆修成以後闕也然易詩書三經與春秋並傳于世其闕文百不一二見而春秋之闕文獨多何也曰是亦有故焉古者用竹簡汗青爲書易于剝蝕須掌于官中每歲修輯易掌于太卜書藏于柱下詩隸于樂官易自天子至士庶所習用國家有大事則詔卜筮書則太史陳

之以詔王善敗詩則燕饗祭祀比諸樂歌故偶有闕誤隨即較正而春秋自修成以後則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則止竊取之言而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書藏于私家其補綴修輯必不能如官中之勤闕誤是理之所有無可疑者左氏約生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綸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赴而公穀則生于漢時據所傳聞謬誤尤甚幸左氏爲史官得見列國之史與魯未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于官中其義雖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據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往往傳是而經誤此尤其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

夫不書名不達已甚顯係闕斷宋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雖經杜孔啖趙之駁正而不悟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最有功于春秋而當其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澶淵之會傳據國史本有叔孫豹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字而左氏所傳授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諱不書公諱不書大夫不知春秋時會盟之非義者多矣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絕不一諱何獨于此焉諱是則聖經之闕誤因左氏而明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鑿何況後來餘子哉曰文定之爲傳近世亦有知其非者而列于學宮歷代不廢何也曰在 朝廷之公令自不得不用胡傳以其字字發揮便于經筵之進講敷陳大義士子之命題橫發議論耳要非經義之本然也

夫明知其非是而不得不遵用之此所以說經而經愈晦也

春秋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論

余嘗謂春秋闕誤多自經成以後左氏不知而強爲之說更有左氏作傳時未嘗誤因漢晉以來傳寫之譌爲杜氏之傳會曲成者則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是也左傳惠公之卒以二十三年九月而經在明年之冬杜氏謂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經文從赴程氏端學謂惠公之卒此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必待文公之至而後告借使公文入而告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魯史因而書之必不書其赴到之日也余則謂四字當是三字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而經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然則謂左氏之未嘗誤何也曰文八

公之喪此

出于杜氏之說左傳無之也左傳于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曰經不書不告人也二月弑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此時魯一意事楚目中無重耳謂此亦當如夷吾之儔不久爲秦俘繫耳故自入國至創伯凡五年中間無書一晉事者晉殺呂卻不書勤王及圍原皆不書豈有獨書一夷吾卒之理晉文豈有不告已之人而反告惠公之喪之理且懷公以踰年之君晉文來告豈容沒去若欲諱其弑君之實而以惠公死期遲至經年掩耳盜鈴貽笑鄰國晉文君臣必不爲也竊意止明作傳時晉侯夷吾卒猶在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之下自是懷公來赴此後晉使絕不通往來故懷公以踰年而見殺重耳以公子而反國經皆無從書非爲文公諱而不書也至止明作傳以後諸儒傳寫誤置在二十四年冬杜

氏曲爲遷就謂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殊不思告者何人豈有不預先書其入國之理乎左傳謂不書不告人也萬無可疑公羊則以爲爲文公諱家氏鉉翁高氏閌則以爲桓公書入以其篡兄文公于長幼次當立果爾聖人宜別有書法胡乃沒而不書謂之褒乎貶乎高氏更謂魯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不書入者以申生旣死文公以次當立故竊意文公之入若告自當書無爲書惠公之卒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于次果當立則其入又胡爲不書聖人用心不宜委曲如此故余謂左氏作傳時經文未誤若此時已作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則文公告惠公之喪當自左傳發之無俟杜氏之補註也

凡經傳互異者學者舍傳從經此正理也夷吾之卒不日而時

必因赴告之疎秋冬之異必出周正夏正之別皆不辨而明獨

二十三二十四經年之隔致千年聚訟今定爲傳寫之誤直是

卓識愚則謂左氏原本已爲杜氏割裂錯置其誤不在傳寫而

在割裂時置放失簡耳聊備一說何如

華芋圓評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時齊與宋鄭爲大國而紀鄰於齊許隣於鄭曹鄰於宋三國

有狡焉啟疆之計則必首及焉顧曹許之滅俱在春秋之末季而

紀之亡轉盼在十餘年之內其故何也曹許猶差遠於宋鄭而紀

之與齊近在臥榻之側

齊爲今青州府臨淄縣
紀爲今青州府壽光縣

齊不得紀則不能展舒一

步故雖以桓莊竭力援之爲之結昏於天王求界於莒鄭而僅勉

強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爲之也然曹許所以得延至二百年

之入者蓋亦藉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忽入而許叔始得入於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霸諸侯束手聽命宋鄭曹許俱從容受職於壇坫之上雖有桀黠無所復施至桓之末年宋襄與曹同受牝正之明而施伐曹此時已有吞曹之志顧方以圖伯爲事未敢遽肆兼併逮泓敗身傷而曹許俱折而入於楚矣晉文執曹伯昇宋人合諸侯以圍許宋鄭於此非無耽耽矻矻之意然迫於公義欲私攘尺寸之地而諸侯環視莫敢先動至成之三年晉景中衰鄭兩歲三伐許且明言疆許田其意以爲許余俘邑也公孫獲所處西偏之地是鄭當有成十五年遷于葉而許之全境盡屬鄭此亦足快其并兼之志矣乃許至四遷託楚求庇流離顛越靡有止所而鄭如鷹鷂之逐兔楚師一敗旋即俘其君以歸使楚有保小字弱之仁而鄭爲封豕長蛇之暴豈不重可歎哉至曹之事大國尤恭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比也方齊桓之世存三亡國曹與宋比肩同事晉累世執霸權興師徵召曹未嘗不在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滅之桓文以定人國爲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夫春秋之世滅國多矣而三國之亡尤爲可憫聖人于此屢書不一書而于他國無之余爲撮其始末可以識聖人微意之所在嗚呼曹許之亡當伯事之已息而紀之亡當百事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大驗也哉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君

無道也

文十八年

公羊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

文十八年

穀梁曰君惡

甚矣

成十八年

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弑其君庶其傳辨之曰春秋弑

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嗚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為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弑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弑逆之罪使忍為大惡者俱得有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為篡弑也烏觀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彙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鞠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真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為此黨而以委罪于微者赴

如羽父弑隱公而討為氏之類

則魯史無從而得其

是非之實只從得其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攷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真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諉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然則弑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為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頤齊商人弑其君舍陳乞弑其君荼商臣蠻夷

之習若禽獸然不知弑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憫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又如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弑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赴也棄疾假手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己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爲弑喜以弑剽復衍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弑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人駕受國人常變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

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鞠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也由邴歆閭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弑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鄭髡頑楚麋齊陽生實弑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末減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圍之篡弑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

孔子戎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弑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宋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末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之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輦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

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懷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成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廢邪謀而戢異志此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真偽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余既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書逐君者之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攷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曰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第書衛侯衍出奔齊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弑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

君而淫虐不道或闕尤萎蕪則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玁狁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營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永固何至竄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弑彘篡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弑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弑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證妄投藥劑人子失

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弑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弑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計止身為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為是以君父為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弑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為弑君立案而謂止非弑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

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弑赴于諸侯必其為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真為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弑逆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為赦止之罪歐陽子謂既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法不若是也至梁梁之說尤為誣妄哭泣歡飭粥啗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為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操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興來

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懼後世有假託者而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弑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趙氏本納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乾隆十一年三月下浣一日復初氏識

孔子請討陳恆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已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

顧細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立謨之伐魏韓促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尙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尙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

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唇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

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第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黃楚望氏曰陳恆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眾加齊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孚于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

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疆弱之勢以告君也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日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賙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猶擅國柄懟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

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譎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旣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統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坑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鵠爲鵠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

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爲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業而已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入讀書如此蓋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修己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詰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蘄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于畢

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于南
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
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
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
流變遷之始于襄裳蔓草有女同車與韓宣子知毛鄭
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
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
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
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
占易而知筮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
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間哉後世遭秦滅學漢

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
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

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
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
禮爲僞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
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傳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
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
會之疏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
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
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

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
牢鼎几筵邊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
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
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
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
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卻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
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
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
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彊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

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
是獨何與若周公束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
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
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懵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
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
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
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帝之
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
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年始而信
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真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
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乾隆十三年二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月中浣五日復初氏識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莫如作長歷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

張清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卽吉陳達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爲尙書建議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晏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具議爲奏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

外多怪之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
年喪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
下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徇名失實以爲
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會盟不
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可通
行爲短喪者立赤幟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元凱釋
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二父經術
之誤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左數條與其
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
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
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
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
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
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
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
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
子愬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
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
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

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邾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旣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

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北卒耶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邃古羲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爲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難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卽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讒佞亂賊之徒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于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絕殊世變亟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爲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

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靡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慎無濫而向戌變書之列於讒臣衛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篡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憝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

不爲衛桓之駢首就夷卽爲晉之三世有亂其機閒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皙仍使之餬口于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殺旣于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其惡也且石碯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碯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碯

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于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爲眾所惡無有肯爲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摩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爲得罪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弟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

之使君父于凡傑驚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弑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鄆稱鄭伯舉爵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

慈愛雖係奸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敝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繫俾之合志併力而膠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疏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騃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驚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于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也夫子刪詩于鄭風錄叔于田大叔

于田二詩于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臣之人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譏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搆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卽見殺于州吁州吁弑君魯隱爲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卽見弑于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父

定叔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熟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惇足爲後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旣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勅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況親執干

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節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眾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旣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旣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

殺佞夫夫僭括欲弑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
烏可與殺比例故佞夫書弟而殺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
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
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傳則曰非弑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
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弑也進
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
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三
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奸夫
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卽
子野之蒙弑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其奸者獨
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爲成師之世
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爲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
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
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碻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不古來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
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碻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
始萌耳逮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爲主于內石碻老臣柄政
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
度知桓公之爲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譎能使其眾觀石
碻之子厚爲之出死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忍不發

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援此時石碯決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未嘗偶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然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前使桓公不至于弑而國君新立州吁罪惡未著則爲桓公內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子而石碯以殘害骨肉導其君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碯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于韓侂冑而大臣謀國誅剪巨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死命譬之

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卻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閹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碯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與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皋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况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卻穀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

也逮狐毛死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死子且居嗣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卻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爲文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效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卻氏矣植黨樹權營私報怨卽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殆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讓樊舞陽以蓋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李道宗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目幾眇

趙幹王以儒臣佐命亦不免有專權之譏蓋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同起兵逮察罕死子擴廓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爲之下至治兵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蹈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述舅犯仁親之訓其意以爲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與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
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
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
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
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攘楚楚
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
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
懽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聞秦撓晉用三帥成之未
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于穀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穀之師
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閒以合于秦使晉力疲西西不得復

致力于東楚得日剪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
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說秦可以紓二患不知啟秦窺觎之心而又
多一秦患幸而穀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
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
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
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
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
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
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
者長慮卻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讓百年之害致蹈燭武
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衍逮二十五年衍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口嗟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尙安得爲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爲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衍出而臣剽剽弑而復臣衍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

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忽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尙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衛侯之出其君實甚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弑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弑共伯而自立豈弑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深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賴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疏謬不待辨而可知矣迺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

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賸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者最多篡弑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諡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諡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

美號加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意如之爲平謬鑿尤甚周公之後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尙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誅子貢不聞請諡意其時已成習尙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茅成子他國行諡亦閒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句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丘公也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爲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概見于

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乾隆十年七月下浣五日復初氏識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興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止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佚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姣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恬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鄫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

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做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亡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衛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據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尙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卽位之元二兩年份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濁亂宮掖者而宣公爲公子時又

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闕不令宣何乃顯然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碻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邊疆適足啟戒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據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
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
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
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
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即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
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
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
之耳史記俱不及柔淫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
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喜
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母曰夫人子曰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
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姬以致大亂
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爲之辨爲考其年
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此華子師茂之說余爲申其意而作辨噫讀書不具隻眼多爲
古人所誣鄭氏康成箋匏有苦葉云刺夷姜而取證于雉鳴求
其牡一語竟似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矣罪狀輾轉增加夷姜
有知得毋叫冤于地下乎乙丑六月上浣八日復初氏識

